

# 小畫家雨中寫朱槿

小 可



日前，一年一度的香港花卉展覽在港島維多利亞公園舉行。這個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推廣的園藝和綠化意識的花展，每年吸引數以十萬計的香港市民和世界各地園藝愛好者參觀。今年花展的主題花為大紅花，主辦者稱由於大紅花花色豐富，常年開花，寓意港人生命力強。筆者那天欣賞大紅花之餘，也喜歡親近到那兒寫生的小學生。

展場內，大紅花被置放於其他種類的花草之間，數量不太多，但由於顏色多種多樣，花瓣夠大，朵朵盛開，盡展花蕊，熱情豪放。多年前，筆者在公園初見大紅花，覺得奇怪，名字既然喚作大紅花，花色不就是紅色的麼？怎麼除了紅，還有白、黃等好幾種顏色呢？其實，每種花都有很多別名。大紅花又名朱槿、扶桑、佛槿、中國薔薇，因紅色的大紅花較普遍，嶺南一帶將之俗稱為大紅花。它全年開花，筆者逛公園所見的大紅花長年開着，但多數只有紅、白、黃三種顏色，而且多為單色。在維園花展見到的大紅花色彩，卻不止上述三種，還有淺紫、深紫，淺紫又夾着微紅，花蕊有個小白圈圍着；另有淺黃帶白、深紅帶白；紅的也有不同的紅：玫瑰紅、橙紅；黃的也有不同的黃：杏黃、金黃。近年園藝專家精心培育出變種大紅花，讓大紅花綻放更多的色彩。粉紅的大紅花，有些上午開時呈粉紅，下午就變了深紅。一朵巴掌大的大紅花有兩三種色彩，澄澈清明，格外奪目。古代人把紅色大紅花叫作朱槿，現代人則將大紅花泛稱朱槿。古代婦女有以朱槿簪於髮間作裝飾。朱槿原產地為中國，早於晉朝就開始有記載，及後在全世界，特別是熱帶及亞熱帶地區也有種植。朱槿的根、葉、花均可入藥，有清熱利水、解毒消腫之功效。二〇〇八年三月十四日香港郵政推出主題為「香港花卉」的特別郵票，其中一元四角郵票的圖案為朱槿。

花展通常有不少團體集體進場。三月梅雨季節，時晴時雨。那天早上九時入場之前，多條長龍早已列隊等待進場，這時天降小雨點。工作人員體諒，未到點

也讓大家入關，儘管展覽場內一樣露天，場內場外都是水。很多學生在老師帶領下魚貫入場，兩隻小手閒不下來，都拿着畫具、小槌子、雨具。小雨點漸漸變成大雨點，有的學生沒帶雨具，於是十來個人圍攏起來，合用僅有的兩三把傘；有的獨自撐傘，有的以大雨衣把自己和畫板全都罩起來，坐在槌子上，面對大紅花，用心寫生。指導老師在旁，任由他們愛怎樣就怎樣，只是沒有因雨水領他們離場。有些學生不甘於只畫素描，堅持為自己的作品上色，眼見色彩被雨水化得有點兒斑駁，仍照畫如儀。大約半小時後，雨慢慢停下來，大紅花吃飽了水，顯得更醒目，學生們及其作品也同被「滋潤」，精神越加抖擻。

人要茁壯成長，少不了積累和磨礪，遇上困難，總要自行設法解決。在雨中變成了「落湯雞」，算不了什麼。只見小畫家們沒有一個因此生怨氣，縱有怯生生的，也欣然堅定寫生，「雨中大紅花」畫作又是另一番境界。借力打力，下雨帶來不便，卻誘發出更多的思考、更多的創作，更能貫徹始終。

大紅花被好些地方視為國花、市花、州花。馬來西亞、蘇丹、斐濟視之為國花；美國夏威夷視為州花；廣西南寧、廣東茂名視為市花；台灣高雄縣視為縣花。南寧市視朱槿為市花，欣賞它象徵「凝聚、綻放、繁榮」。朱槿花語是纖細之美、體貼之美、永葆清新之美、微妙的美。小畫家們身上也散發出纖細、微妙的獨特氣質，祝願他們永葆清新，為明日藝術綻放異彩。



維園花展，朱槿吐艷

作者供圖

# 詩說上巳節

潘 越



三月春光正好，可惜卻沒有什麼特地為春天而生，為春遊而設的現代節日。在附庸風雅這件事上，我們較古人還是有差距的——早在先秦時代，就有一個專為三月春光而設的節日，後世稱之為「上巳節」。如今雲南一帶的部分少數民族所過的「三月三」節，其實正是中原上巳節古風的遺存。

上巳節被固定於陰曆三月三日這一天其實是漢唐時代的事。在這個時代，包辦婚姻已經成了婚姻的基本模式，男女不可能充分的自由戀愛。人們雖然仍然十分重視過上巳節，但是，這一節日的內容已經由原本男女自由戀愛的目的變成了春遊、賞花、騎射等。到了三月三日，男女老幼一起出動，到城郊風景美麗、春花繁開的地方遊玩，稱為「遊春」。

上巳節是古代女性屈指可數的走出家門，到大自然中盡情玩樂的一天。儘管受禮節限制，但漢唐時代的上巳節多少還是保留了古代風尚的餘緒，男女嚮往自由愛情的天性，在這一天還是稍得解放的。而這一切，我們從古詩中，便可得知一二。

李白的《陌上美人》一詩，就描寫了陌生男女在遊春中大膽交往的情景：「駿馬驕行踏落花，垂鞭直指五雲車。美人一笑襄

珠箔，遙指紅樓是妾家。」一位少年騎着駿馬遊春，看到貴婦乘坐的華美車輛，就徑直奔了過去。這位少年一定十分可愛，打動了那車中美人的心，於是，美人很大方地一笑掀起了車簾，指着遠處的一座華宅說，那裏就是我的家。這首詩妙就妙在把美人的態度寫得十分曖昧。她這話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是抬出自己的高貴地位，嚇一嚇這陌生少年，自己尋個開心？還是如同《昆侖奴》中的紅綰一般，在主動暗示這少年去那豪宅與她偷會？作者沒有說明，任由讀者去猜。

南朝詩人庾信在《結客少年場》一詩中，對少男少女在春遊中由相遇到相識的過程，表現得甚至更為生動微妙，活潑大膽：「結客少年場，春風滿路香。歌撩李都尉，果擲潘河陽。隔花遙勸酒，就水更移床。今年喜夫婦，新拜羽林郎。定知劉碧玉，偷嫁汝南王。」

與李白的詩篇一樣，這首詩故意在熱辣辣的關節處忽然打住了，接下去的情節，由讀者自己去聯想。文學作品的表達總是含蓄的，但是，從這些辭藻之中，我們也不難看出，古時男女對於自由戀愛的嚮往。

儘管如今，已然沒有了古時候上巳遊春的這一習俗，但男女自由戀愛的權利早就得以實現。我想，與有情人相伴在這和煦春風之中，才是春暖花開最甜蜜的意義吧。



那年杏花開。塵土飛揚的鄉場上，有幾個壯實的年輕人在熱火朝天地忙碌——

四條粗橫當柱子，八條跨杠當橫樑，中間鋪上細杆、鋪板，半日，就壘起了一個臨時戲台。

這是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中國北方的一個邊遠小村。村子剛剛通上電，還不知道電視和手機是何物，更沒什麼像樣的娛樂設施和娛樂。

一般，如果天上沒有月亮，太陽一落，小村立即陷入無邊的黑暗。家裏有學生溫習功課或有婦人做女紅，則會從窗子間透出一絲朦朧的燈光；沒有什麼事情要做的家庭，則早早地熄了燈，已婚的適齡男女總免不得以一場親熱打發掉勞動剩餘的精力；沒結婚的年輕人便只好翻來覆去地折騰被子；上了年紀的人睡眠少，閉着眼睛假寐

名人打賭，往往志不在輸贏，而是另有目的，有的賭局更成為坊間故事業界佳話。有媒體曾經介紹科學史上最著名的十六個賭局，當中霍金連輸四局，霍金與理論物理學家索恩兩度打賭，第一次是天鵝座X-1是不是黑洞，第二次是黑洞的標奇點是否存在，霍金兩次都輸給索恩，願賭服輸給索恩訂了一年的色情雜誌《閣樓》和買一件T恤。第三次是霍金和索恩聯手與理學家普雷斯基爾打賭黑洞會否摧毀它所吞噬的一切信息，賭注是一本百科全書。第四次打賭是關於「上帶粒子」，霍金真金白銀輸掉一百美元。由此看來，霍金算得上是愛賭之人，也賭得可愛。

筆者不知道有沒有企業家打賭的著名個案統計，如果有，小米董事長雷軍與格力電器話事人董明珠的十億對賭，肯定會入選。話說日前小米公布二〇一八年業績，營業額達一千七百四十八億元，而格力電器則預告業績為二千零十億，好事者隨即翻出雷軍和董明珠五年前的賭局，二〇一三年在央視「中國年度經濟人物」頒獎禮上，雷軍公開揚言，小米營業額五年內超越格力，並下注一元，跑慣江湖見慣風浪的董小姐則接招還以顏色：「要賭就賭十個億」！一元小注變成十億豪賭，兩位對手又都是當今中國財經企業界風雲人物，更是擁有無數粉絲的KOL，這一下子讓傳媒和「瓜眾」都樂壞了！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轉眼五年過去，勝負似乎已成定局，面對傳媒追問，雷軍承認董明珠有聯絡他，哈哈！董小姐果然不好惹。

其實，雷軍並沒有輸。五年前的二〇一三年小米營業額只有三百多億，格力是一千二百億，而在此兩年之前的二〇一一年，格力銷售額八百三十五億，小米只有區區五億元。可見雷軍敢與董明珠豪賭十億，不是僅憑意氣用事。小米業績五年翻了五倍，這個

「過電影」，一幕幕回想往昔的種種經歷和情景。聽說縣裏的「文工團」即將下鄉演出，全村人興奮得跟過節一樣，忙裏忙外，為近在眼前的演出做着細節和情緒上的準備。

暖風輕拂的春夜，戲在鑼鼓聲中開場，少年人早早在前排站了一個座位，懷着複雜的心情盼望演員們出場。到了第三個節目，一男一女兩個演員出場唱「拉場戲」《相思結》。女演員少年人認識，叫小青，家住鄰村，是舅舅的鄰居，大少年人兩歲。由於天生一副好嗓子，從小跟師傅學唱「二人轉」遠近聞名，便被臨時選到劇團當演員。

年前，少年人去舅舅家串門遇到過小青，兩個人一見心儀，眉目傳情，被舅媽看破，便主動做了媒人，想撮合這門親事。誰知，父親竟以兒子年少，還在讀書，前途未卜為由，堅決反對。私下裏父親和村民的議論，也被少年人聽清。父親說，我們本分的農家子弟哪養得住那些水性楊花的戲子？誰知道日後會生出什麼變故？少年人

# 中國企業家的風采

郭一鳴



雷軍（右）和董明珠之間有一場「十億」賭約



雷軍（右）和董明珠之間有一場「十億」賭約

成績絕不簡單，難怪去年小米來港上市，連「李超人」也入飛捧場。十億元賭注買到十四億中國人和全球消費者共同見證小米五年來取得的驕人成績，成為中國又一家創科型大品牌，絕對值得！

董明珠帶領格力電器打破美、日、歐的技術壟斷，成為中國製造的表表者，這一次她不僅贏了雷軍，而且贏得公眾。格力在過去五年銷售額將近翻了一番，突破兩千億元，穩坐空調行業全球第一的位置，她直言空調領域「我才是世界老大」。董明珠小姐快言快語，一直備受傳媒追捧，這招一元變十億，再次證明她永不會讓記者失望，至於她屆時會將所贏的十億元捐給哪個慈善機構，已不是傳媒和「瓜眾」關注的焦點。

當日雷軍和董明珠公開「豪賭」，也吸引經濟學家的關注，郎咸平比較小米模式和格力全產業鏈模式，認為格力擁有一流的研發能力、高利潤率和高市場佔有率，都值得小米學習。美國《商業周刊》也曾經稱譽格

力和華為「代表中國未來」。五年過去，雷軍雖輸賭注，但已經逼近董明珠，未來小米的營業額超過格力，不是沒有可能。據悉雙方已各自屯重兵於智能家居領域，隨時短兵相接，未來在AI研發和運用上誰將捷足先登成為領跑者，是雷軍還是董明珠？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雷軍和董明珠都是在改革開放時代舞臺上大顯身手叱咤風雲的明星級企業家，他們的十億豪賭，不僅沒有被戴上好賭之徒的帽子，沒有成為「一億小目標」之類的笑話，反而令國人充滿期待，成為佳話。雷董的世紀之賭，其實是兩個富有個性的頂尖企業家之間相互激勵的獨特方式，他們對自己和自己的企業充滿自信、對國家和未來充滿信心，以及與對手惺惺相惜的君子風度，令人敬佩。

在雷軍和董明珠身上，人們看到中國企業家笑看風雲、敢想敢幹、你追我趕的時代風采。

# 我在美術館的老朋友

賴秀俞



美術館是活的，任何時候。

白天開放的時候，雕塑上班，兢兢業業地扮演着藝術家的作品。他們一動不動，神情自若，眼睛還儲藏着遙遠的，多年前的光線。除了雕塑，油畫裏的人也上班，暫時扮演活在中世紀的人，待一撥兩撥遊客走的時候偷偷晃動一下胳膊。

到了夜晚，美術館關了門，熄了燈，他們又都是自己了。然而，他們的自己又是誰呢？假如在清晨，美術館內遊蕩的心彼此窺探，時鐘在寂靜的時間裏冷淡地擺動。假如在傍晚，即將閉館的十幾分鐘，在某個展廳的出口，一個在不同時間，在同一幅畫面前吻過兩個女人的男子，理了理領帶，和畫像交換了深沉的一瞥。

不得不說，他們是敬業的。不過，除了美術館，他們又能去哪裏呢？在白天，他是剛毅的大衛，她是溫婉的麗莎。他維持着上一秒征戰沙場的姿勢，她展示着下一秒告別孩兒的落寞。在日復一日的工作中，應該也有不少的機會，光線剛剛好的時候，例如春天剛剛開始，或者黃昏剛剛降臨，麗莎或者安娜，會不會愛上駐足凝視的男遊客。在這座喧囂的南方城市，這些男遊客可能叫做建國，或者子軒。這兩者在當代的中國，或許代表着截然不同的代際經驗，然而順着他們的視線，在麗莎們和安娜們的心裏，他們都是二十一世紀的雄性人類。這是一些真正純粹的、罕見的爱情，取消了所有矛盾



美術館人來人往，各有故事

與傾軋。在這裏，滾滾紅塵，也可以晶瑩剔透。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這樣的故事可能還是鳳毛麟角的。但大衛們和麗莎們的舞會，可能在每一個我們所不能知曉的夜晚上演。長夜漫漫，月亮孤絕得格外美麗。李白曾經在這樣的月亮下獨酌寫詩，對影成三人。雕像和畫像如今在這樣的月亮下跳舞，目光交錯中，都是心照不宣的閃爍。東方與西方，古代與現代，分享着同樣一種傷感。尤其在月亮患了傷風的時候，美術館像一口井，亮着幽幽的目光。

熱愛美術館的人，時不時買票拜訪。在一件件展品面前停留，企圖讀懂這些被灌輸了靈魂的載體。在這些藝術品中，想起自己，想到往事，想到未來。藉由共情與聯想，完成了一趟時間的旅行。這些雕像和畫像表面上總是那樣寧靜平和、典雅莊嚴，縱然平靜的湖面底下是洶湧的波濤。有一次，我看到一幅人像倒掛的畫。我猜，他的工作就是把自己優雅地倒掛。這是一份辛苦的工作。但和這座城市的大部分人一樣，大量工作

都充滿了日積月累的勉強和身不由己的說服。假裝開心地活在當代城市，也不比假裝快樂地活在中世紀輕鬆。那麼，和身心疲憊的都市人一樣，在整座城市都身陷沉睡的深夜，大衛可能也度過了許多夜不能寐、默默流淚的時光。幸而，月亮總是溫柔的，不會把我們拋棄。

貝多芬，或者德彪西，是這些美術館裏的雕像和畫像們的二號情人。炎熱的夏，他們在一叢叢乾渴的眼光中，和樂曲跳了一些雙人舞。相識已久，他們儼然已成為彼此的老朋友，知曉對方的舞步，像知曉他或她的過去與現在。

每次，我路過美術館，凝望同一座蒼白的雕像，他儼然已經是我的老朋友。他保持着曠日持久的姿勢，彷彿暫時忘記自己和美術館一樣，都是夜晚復活的生命。在同一個時空下，藝術品是過去的遺存，現代人身上也流着過去的血。新的時代馬不停蹄地奔湧而來，我們和那些美術館的老朋友一樣，在嶄新的現代化、全球化、技術化浪潮席捲下的都市，兢兢業業，活得像一個寓言。